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五十一回 小嚴賊行計盜鑾童

卻說海瑞正說之間，忽聽外面響聲如雷，正在驚疑之際，見行者來報道：「殿上一面大鼓，不知何故，無故破得粉碎，鼓皮紛紛飛出山門之外。」海公與道士各皆驚訝，同出方丈，攜手來到殿上，果見架上只剩得一個鼓圈在此。海公道：「我就當場說了句話，故此鼓面破了。」道士曰：「大人適才說了這一句話，而神道現靈如此之速，是真可敬！」於是海瑞隨到神前謝過。是夜，海公仍宿於道院，暫按下不表。又說武當山供奉的玄雲上帝及諸神將聖像，最為靈感。只由神明聽得海瑞這一句話，所以立即將鼓皮撤去。帝尊即傳王靈官一道法旨：「今有海瑞，自恃耿直，以不得上頭炷香為恨，故將鼓皮撤去，以示靈應。明日與他當上頭炷香。你卻於他進香之後，即隨著他行走。如有半點歪邪之念，許將他金鞭打死，回來覆旨。」王靈官領了法旨，專一侍候著海瑞。

次日，海瑞果然上了頭炷香，不勝之喜。遂賞了道士五錢銀子，即便起馬巡按他郡。卻不知帝尊法旨，敕王靈官日夕隨著，察其動靜。

一日，海瑞巡按到湘潭地面，時當天氣炎熱，走的又是山路，況且又是改裝私行，所以地方有司竟無知者。海瑞走了半日，仍在萬山之中。此刻炎熱溽暑，渾身是汗，喉中又渴，山上又無茶肆。海瑞向海安道：「如此煩渴，如何是好？」海安道：「對面一派是瓜田，老爺且走那裡去，摘一個瓜來解渴亦好。」

海瑞此時渴得慌了，遂依了海安之言。走到對面瓜田之中，只見一個個西瓜結熟在那田上。海瑞吩咐海安取一個瓜上來解渴。海安領命，即便取來。不知那王靈官在後面看著，不覺動怒起來，正要舉鞭照下打來，忽轉念：「想他如今方才摘瓜，看他食罷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

海瑞取瓜，令海安剖開，自己吃了一半，只覺涼沁心骨，頓覺涼生腋下。餘者與海安解渴。二人食訖，海瑞便問道：「此瓜可值幾何？」海安道：「只值二十文。」海瑞道：「可取四十文，穿在瓜蒂之上，以作相酬之意。」海安道：「只值二十文。」

何故加倍償之，豈非太過？」海瑞道：「不然，物各有主。今因一時之渴，不問自取，已屬不應，故倍其價而償之，以贖不問自取之咎，庶不有愧於心。」此刻王靈官方才解了怒氣。而海瑞又何曾知道？後來，王靈官直跟了三年，見海瑞毫無一些破綻，才去回覆帝旨，此是後話。

海瑞巡按各郡已畢，仍回長沙府駐紮，更加勤慎，愛民如子，仁聲大著。海安道：「老爺自從到任已經年餘，可憐夫人此時在歷城，不知怎生的苦了！」海瑞道：「不是你言，我幾忘之矣。你可即日前往迎接夫人來任。」遂將一百兩銀子，交與海安前去迎接張夫人前來，共享榮華，自不必說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又說那嚴嵩把海瑞載往他省，不使回京，此時無所忌憚，越發肆其兇殘。此刻，嚴世蕃已經夤緣內監王惇，現為吏部侍郎。王惇以司禮內監轉管東廠。看官須知，明朝自宣宗朝，即以內監干預政事。或有諫者，帝曰：「彼宮中之人，只圖衣食足矣，此外更無他求。況這等人乃朕家使用之人，何礙之有？」自此以後，竟無敢諫者。歷代相沿，皆以內監兼管宰相各部事。

正德年間，分設東西兩廠，東廠監吏、刑、兵三部，西廠監戶、禮、工三部。所有天下大小事情，皆要關照會稿具奏，惟兩廠之權是重。

當下嚴世蕃專意奉承王惇，王惇亦要他輔助，彼此往來甚密。世蕃有了王惇這個保鏢，便自目中無人，而王惇又恃著帝寵，愈加狂悖，遂與世蕃朋比為奸，種種兇頑，不堪枚舉。即如定親王朱宏謀有一內侍任寬，偶出王府閒遊，恰當世蕃退朝，在轎內看見，不覺神魂飄蕩，在轎內自思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的絕色男子！但不知彼何人斯，生得這般美貌？倘得同他一夜之樂，奚啻身入仙界？」一路思想不置。回到府中，只是默默思念，連飯也不要吃。

那家奴任吉看見主人這般煩惱，連飯也不要吃，便問道：「老爺每日退朝，縱有什麼大事，都不在意，多是歡天喜地的，今日回府，如何這般悶悶不樂之色？莫非朝中有大事故麼？」

世蕃笑道：「我父在朝權秉鈞衡，在皇上跟前，言必聽，計必從。我又同王內監情同骨肉一般，即有什麼彌天大禍，有此二人保鏢，還怕什麼大事！只因我有一件心事，只是難言，所以悶悶不樂。」

任吉道：「老爺有甚心事，只管向奴僕們說知，何必悶悶若此？或可代老爺分憂。」世蕃道：「適才退朝，在大街上偶然見了一個絕色的少年，果然奪人魂魄，但不知他是何人之子，似此又不知其姓名，只可冥想，故此悶悶不樂。」

任吉道：「老爺，莫非在那翠花衢見的那一個穿繡衣直裰的小後生麼？」世蕃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就是那個人。」任吉道：「小的只道老爺看見了什麼再世的潘安，復生的宋玉，誰知就是這個。不是別人，就是小的同宗，他的名字喚做任寬，今年才一十七歲，現在定親王府中充役。這定親王就是朱宏謀，乃先朝王爺兄弟。只因這位王爺性好男風，不理政務，所以朝廷不肯封藩，將就封為定親王，使其在京居住，只此以樂餘年。」

他府中的少年約有四十餘人，俱是十六七歲的，個個美貌如花。

這定親王分他們為四班，每班十人，每五日一換。個個皆曉得歌唱，更能效女妓娉娉之舞。四十多人中，惟任寬最是定親王之寵愛，比他人更加十倍。昨日老爺所見者，即此人也。」

世蕃道：「你既知是一個王爺的親隨，又與你同宗，大抵與你相知，你可能招致來否？」任吉道：「他是小的同姓兄弟，彼此往來甚密。老爺若要他來，這是何難之有？待小的明日自去拉他到來吃酒，那時老爺撞將出來，見機而行就是。」世蕃道：「你若引得他來，我卻有重重的賞你！」任吉說：「小的明日引來就是了。」世蕃大喜。任吉即便前去幹事不題。

再說定親王朱宏謀自受封以來，卻未曾出鎮，只是在京閒住，終日只以男風為事。皇上念他是個皇叔，況且他不理政事，惟此醉好後庭花，所以不去理會。這定親王日與一群少年取樂，惟任寬美麗多詐，百事承順，善寬主人之意，所以定親王再不能離任寬片刻。正所謂食則同器，寢則同牀。任寬自恃寵幸，有母現在內城居住，定親王愛其子，兼愛及其母，即賞賜她一間宅子，其日用薪水，一切皆代為給辦。任寬雖屬長隨，然門庭光彩，以及宅內所用一切器皿，皆與公侯相等，只因俱是王府分給來的。

這一日，任寬適而到外邊遊玩，不料為世蕃看見，彼卻不知，仍回王府而去。次日，忽見任吉來訪，彼此相見，略敘寒溫。任吉道：「賢弟近日何如？」任寬道：「近日天氣炎熱，少到外邊，只在府中避暑，所以許久不曾見兄。老兄近日可好麼？」任吉道：「愚兄只是終日忙忙碌碌的，不曾得半刻的空今年才一十七歲，現在定親王府中充役。這定親王就是朱宏謀，我兄關照。如此天熱，我們到哪裡去乘涼好？」任吉道：「這城內哪一處不是如火熱的？惟有我們府裡新起的涼亭，甚是涼快，內中花柳森森，前面荷花靄靄，洵足一樂。我們何不到那裡走走，談談心事罷。」任寬道：「甚好，甚好！」於是二人出了王府，直到嚴府世蕃宅中而來。

任吉引他進到裡面，來至花亭，果是花木蔭翳，金碧輝煌。

玉石欄杆之外，就是荷花池。那池中的荷花紅白相間；花下數對鴛鴦，戲於水上，果然清幽雅致。香風徐來，沁人心骨。

當下，任吉請他到亭子上坐著。隨即有兩個小廝上來伺候，獻過香茗。任寬飲了兩口，只覺香氣異常，那茶色碧青。任寬道：「小弟在王府三載，所有各處茗茶，也亦嘗過，惟此種茶，卻不知名。」任吉道：「不瞞弟說，這茶並不是日常雜用的茗葉，此乃皇上所用的玉泉龍團香茗。其茶出於棧道之玉泉澗，澗甚深，內黑，多峭岩怪石，且深不可測，人難得到。澗內出茶樹，乘霧而生，人固不能往彩。惟澗中有白猿作樂，人若彩葉，即到澗邊坐下，以鮮果擲去，與猿相換，方才到手。澗中所產無多，每年地方

官只貢十餘斤。這是御用之物，天子賜與太師的，家老爺是太師那裡得來的。昨日愚兄值日，恰好王內監到來，家老爺命我煮此御茗，所以才偷些出來。恰好賢弟今日來此，此亦我弟有口福也。」任寬道：「多蒙我兄見愛，只恐沒福消受。」任吉道：「捨得在這嚴家，怕沒得御用之物？」

旋有一小廝，捧著一個果盒進來。任吉便令將一張八角桌子兒，靠在玉石欄杆擺著。小廝把果盒放下，將一對玉杯，兩雙玉筷，對面安放。任吉便讓任寬坐下，二人對酌。任寬本來量小，略飲幾杯，便覺昏昏不能安坐，便要告辭。任吉道：「人世幾何？酒杯在手，對此良辰美景，若不暢飲幾杯，豈不被花鳥所笑乎？」遂再三苦勸。任寬卻情勿過，又飲幾杯。此際真是酩酊，人事不知矣，伏在桌上。任吉恐他嘔吐，便令小廝將他扶到亭內涼牀睡下。任寬醉得狠了，依著枕頭便睡，鼻息呼呼，已入睡鄉矣。任吉看見了是個真醉，即便來到世蕃內宅。

此時世蕃專聽佳音已久，見任吉到來，不勝歡喜，忙問道：「事情究竟辦好否？任吉道：「那任寬早已睡倒了。」世蕃即問道：「任寬現在睡在哪裡？」任吉道：「就睡在荷花亭內涼牀上，真醉睡著了呢！」世蕃大喜道：「你在屏門外守著，不許閒人入內。」任吉答應一聲，即到園門口守著，自不必說。

世蕃此際，恰似拾得活寶一般，喜孜孜的來到花園內，走上荷花亭子來，只見那涼牀上，任寬朝外睡著。那任寬臉上兩頰紅暈，恰如桃花著雨、海棠初睡一般，一見令人魂飛魄散。

此際意馬心猿，牽制不住，急急寬褪衣服，於是乎有此一端。

正是：不向桃源洞，偏從峻壁穿。

畢竟世蕃與任寬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